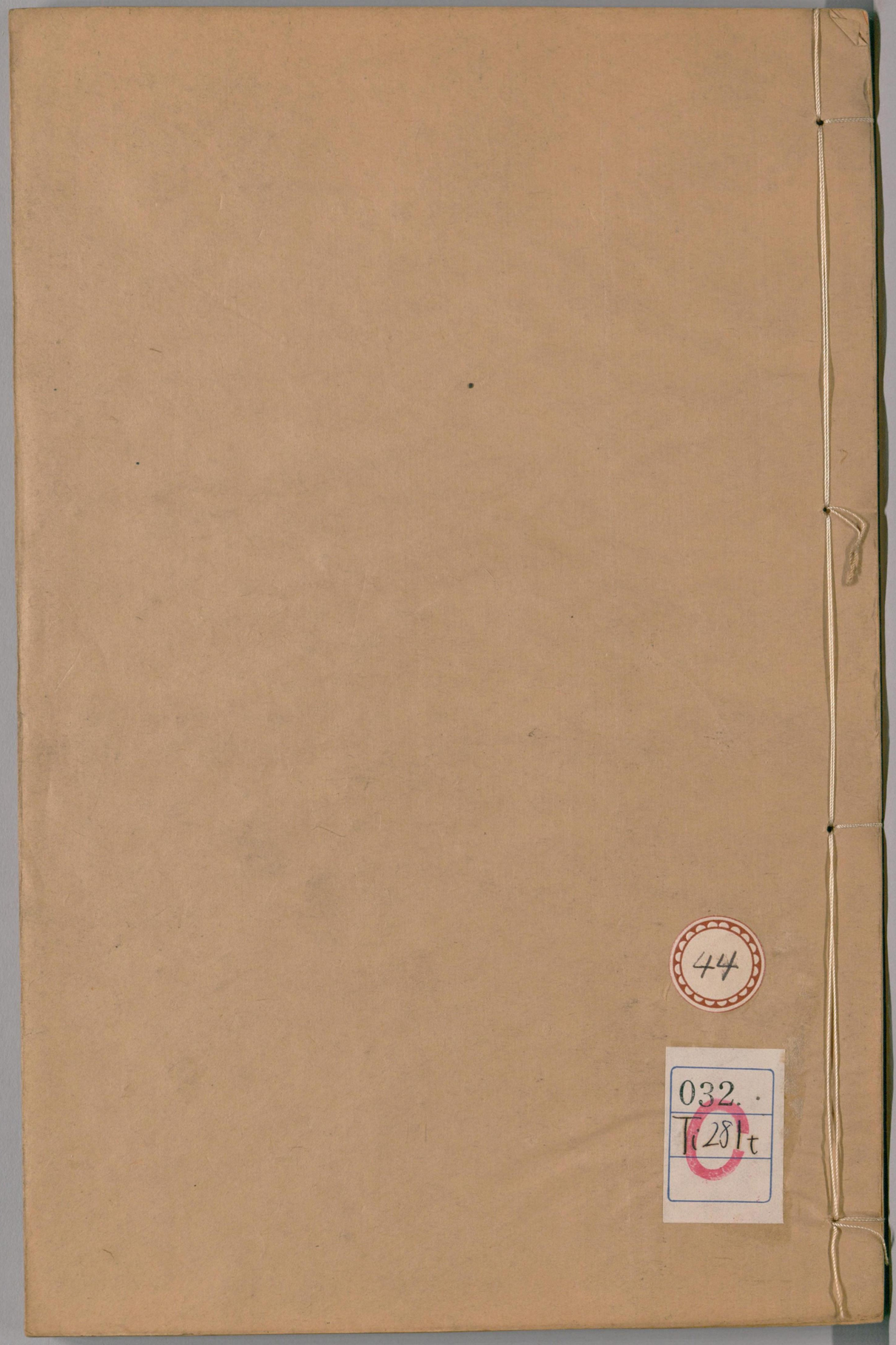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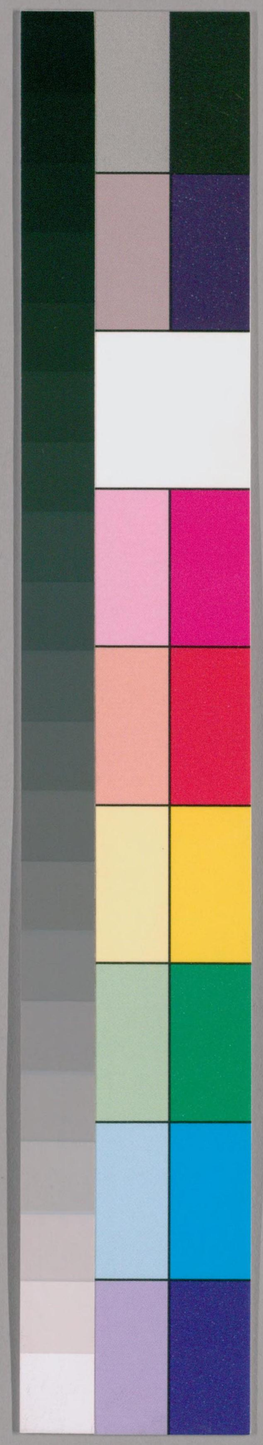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酒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男龍光校

就人性 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一曰造也吉凶所起造也說文酒酉也釀之米麴酉懌久而味美也亦言踧也能否皆疆相踧待飲之也又入口咽之皆踧其面釋名也

麥釀黍 九黍爲酒陽據陰力能動故以麥釀黍爲酒緯

天之美祿 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順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漢食貨志王莽詔曰夫鹽

国立国会 27.4.21 図書館
265494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 上

酒始 古有醴酪禹時儀狄作酒古史考 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少康作秫酒世本 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魏策 亡其國者

成禮 陳公子完奔齊爲公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于淫仁也左莊二十二

日中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棄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說苑

遺冠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耻也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賜貧窮論囚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遺冠乎韓子

酒敗 楚莊王攻宋厨有臭肉檐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厨肉臭而不可食檐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請有酒推之士有食饋之賢王孫子新書

出奔進酒 晉師伐虢虢公出奔至澤中曰吾飢渴甚其御者進清酒脹脯問御曰汝何故諂諛曰恐君必亡所以儲也虢公作色怒御者曰臣言誤也君所以亡者天

下皆不肖疾公賢也虢公喜據軾而笑飢勸乃抌御者膝而卧御以塊代其膝而去虢公因餓死賈誼書

獻飲而醉 鄢陵之戰楚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左成下

夜辱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之家晏子立于門曰國得無有故乎君公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乎晏子曰臣不敢與焉公乃移於司馬穰直之家穰直荅如晏子公復移於梁丘據據左執琴右擁竿行歌而至公曰樂哉無彼二子何以持國無此一臣何以樂身晏子

伐德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貝火晏子辭曰詩云有弁之俄言失德也屢儛傞傞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生之罪也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以其家貧善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况於寡人謀國乎說苑

飲酒而泣 叔孫婼聘于宋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祚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昭二十五

獻酒投川 越王勾踐出行有獻酒一壺者王曰吾獨飲

之若三軍何乃投于川命三軍飲之皆告醉呂氏春秋
志昔良將用兵人有饋一簞醪者必投之于河言將士
遞流而飲之其味同之也黃石公記

白瓠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于
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
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
聞以飲食也此言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辭非
實然也孔叢子

魯酒薄 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莊子楚宣王
朝諸侯魯恭王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
命乃曰我周公之胤長於諸侯行天子禮樂勳在周室
我送酒已失禮方責其薄無乃太甚遂不辭而還宣王
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楚以
魯爲事故梁得圍邯鄲言事相由也亦是感應注楚會
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酒
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
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許慎注淮南

舉白浮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
不嚼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嚼不仁舉白浮君君
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罪矣不仁曰周書曰前
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
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爲上客說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長夜之飲 齊威王置酒後宮問淳于髡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王問故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前御史在後髡恐懼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乃履舄交錯盃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當此之時髡心醉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 史記

醉寐亡裘 紹績昧醉寐而亡其裘采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韓非子

卮酒激氣 趙王武臣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囚之欲求分地使者往十餘輩輒殺之有厮養卒請往張耳陳餘遣之及見燕王燕王問之對曰賤人希見長者願請一卮酒已飲又問之復曰賤人希見長者願復請一卮酒與之酒卒乃爲言之因曰耳餘名求趙王實欲燕殺之分趙自立耳燕王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新序 孔融與曹操書云趙之厮養東迎其主非卮酒無以激其氣 九州春秋

九醞 漢制宗廟八月飲酎用九醞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醞一名醇酎 西京雜記 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

265494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金也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味厚故以薦宗廟景紀

使酒 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史記

不諛 灌夫武帝即位以爲淮陽太守入爲太僕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爲燕相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執在已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鈎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前漢

無愁酒 漢武作無愁酒飲之令人無憂王箱雜記

百末 漢禮樂志景星歌云百末旨酒布蘭生師古曰百末旨酒布蘭生也以百草末雜酒故香且美也晉灼曰芬香布外若蘭之生也枚乘七發曰蘭英之酒酌以滌口良注曰酒口漬蘭葉取其香也謝靈運詩蘭卮獻時哲旨酒布蘭生龍城録謂漢武百味旨酒名年

洪梁酒 武帝思懷李夫人親侍者覺帝容色愁然乃進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卮卮出波祇之國酒出洪梁之縣此屬右扶風至哀帝廢此邑南人受此釀法今言雲陽出美酒雨聲相亂矣帝飲三爵色悅心歡拾遺記

君山仙酒 庾穆之湘州記云君山上有美酒數斗得飲之而不死爲神仙漢武帝聞之齋居七日遣栾巴將童男女數十人來求之果得酒進御未飲東方朔在旁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飲之帝大怒將殺之朔曰飲酒有驗殺臣亦不死無驗安用酒爲帝笑而釋之寺僧云春時往往聞酒香尋之莫知其處岳陽風土記風道上言君山左右皆有美酒數斛得飲之者不死湘中記

酒狂 蓋寬饒京師爲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等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廼往許伯曰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廼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前漢

數石 于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上

投井 陳遵字孟公耆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上

大雅流連 富平侯張放淳于長等成帝愛幸出爲微行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班伯云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注言作詩之人嗟嘆而泣涕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

千日酒 昔有人名劉玄石曾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酒飲之忘言其節度歸至家大醉不醒數日家人不知以爲死也具棺殮葬之後酒家至向千日滿乃憶玄石前來酤酒醉當醒矣遂往索玄石家而問之云玄石亡已三年今服闋矣于是與家人至石埋冢開視玄

石始醒起于棺中　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博物志齊人田乃之能爲千日酒飲過一升醉卧千日有故人趙英飲之踰量而去其家以爲死埋之乃之計千日當醒往至其家破棺出之尚有酒氣鬼神至怪録

葡萄酒 漢末政在閹宦扶風孟佗獻西涼州葡萄酒十斛于張讓卽拜涼州刺史換涼州見三輔決録大宛左右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年不敗史記俗傳飲之醉彌月不解博物志王母嘗下帝設蒲萄之酒漢武內傳蒲萄釀以爲酒甘于麴米逆之因以流涎咽唾魏武帝詔苻堅使呂光討西域至龜茲城胡人厚於養其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十年不敗士卒渝沒酒藏者相繼矣載記李白進清平詞太責以玻璃七寶杯酌西涼葡萄酒飲白楊妃傳孟詵云葡萄不問土地但收之釀酒皆得美好續博物志

三雅 靈帝未有司權酒斗酒直千錢劉表一子好飲乃製三爵大曰伯雅容七升次曰仲雅五升小曰季雅三升又設大鍼于杖端客有酒輒以刺之驗醉醒也魏文典論

飲酒一石 盧植飲酒一石不醉漢書

飲酒一斛 袁紹總兵冀州遣使邀鄭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日容儀溫偉後漢

酒令 孔融集與曹操書云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

帝禮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焚嚕解尼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厭養東迎其王非引巵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姓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餔糟歠醨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又書曰昨承訓荅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土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柔文

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爲戒也 後漢注

坐客常滿 孔融爲大中大夫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坐憂矣與蔡邕善邕午後有虎賁士貌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飲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 本傳

千文一斗 孝靈末百司湎酒酒千文一斗常侍張讓子奉爲太醫令與人飲輒去衣露形爲樂也 典論

祖裸進酒 洛陽令郭琰家有巨億每暑召客侍俾數十盛粧飾羅穀披之祖裸其中使進酒 上

老思廢業 邴原初辭家求學原舊性能飲酒自行之後

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頴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以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魏志

劇飲 葉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衆人微蔡常以其整衣冠爲異江南號之曰華獨坐華嶠叔論

中聖人 曹公時禁酒而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白酒爲賢人清酒爲聖人上徐邈字景山魏國初建爲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沉醉校尉趙達門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口醉客謂酒請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慎獨偶醉言耳坐刑後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與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已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魏志鄒陽酒賦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醴清者聖明濁者頑騃西京雜記

一石不亂 王凌表滿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爲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勳方岳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爲所闚可令還朝問以方事以察之帝從之寵既至進見飲酒至一石不亂帝慰勞之遣還魏畧

酒徒 時苗德胄性嫉惡爲壽春令蔣濟作揚州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時見苗苗恚悵還刻木爲人署曰酒徒蔣濟立于墻下且夕射之州縣知元奈之何上

化爲酒壺 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間居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卽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卽益之不亦快乎權以爲郎中使蜀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日書

七升爲限 孫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韋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爲裁減或密賜茶荈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偪逼輒以爲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以爲歡笑吳志

劉伶病酒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損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愼不可聽便飲酒進肉隗然已醉矣世說客有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爲宅舍以屋宇爲幃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幃

中又何惡乎鄧叔晉紀

酌以大璧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桮斟酌以大璧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猪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世說

杖挂百錢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上

雅穢非類 王戎弱冠諸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酧酢公榮遂不得一桮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荅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上

不爲身後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雅荅曰使我有自後名不如卽時一桮酒上濬沖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唯公榮可不與酒晉陽秋

酒家覆瓿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爲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秋米不了麴蘖事世說

三日僕射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上

青州督郵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

青州從事惡者謂乎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十原有萬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萬上住上

上頓 王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世喭以大飲爲上頓起自忱也宋明帝文志 王忱少慕達好酒在荊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此死晉安帝紀

胷中壘塊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胷中壘塊故須酒澆之世說

形神相親 王仲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

痛飲讀騷 王孝伯云名士不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讀離騷使可稱名士也

飲傾家釀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

命酌酒酣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

金貂換酒 阮孚爲散騎常侍終日酣縱常以金貂換酒爲有司所彈三十六國春秋 賀知章見李白呼爲摘仙人以金龜換酒本傳

方外司馬 謝奕爲桓溫司馬謂之方外司馬因以酒通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何由得相見奕遂引溫一兵師於廳事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晉書

得趣 孟嘉爲桓溫參軍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上

屏爵棄巵 祖台州與王荆州書古人以酒爲戒願君屏爵棄巵焚壘毀榼殛儀狄于羽山放杜康于三危

餉酒是水 孔嚴祖父奕爲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之酒者始入門奕遥曰餉吾兩甖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果是水或問其故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故耳

酒失見約 陶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殷浩等勸更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有酒亡親見約故不敢踰晉書

昏醟 孝武末年嗜酒好肉而會稽王道子昏醟尤甚唯狎昵諂雅於是國寶說諛之計稍行於主相之間

葛巾漉酒 王弘爲江州刺史欲識陶潛不敢致也潛常任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轝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日月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美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本草

能送酒家 顏廷之在尋陽與陶淵明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就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　唐陽城爲諫議大夫每約二弟吾所俸入而可度月食米幾何薪菜鹽幾錢先具之餘悉送酒家無留也

以醉謁 顏延之以醉謁何尚之尚之望見便佯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雕尚之謂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

據鞍索酒 顏延之好騎馬遨遊里巷遇菖知輒據鞍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　宋書

醉肯 顧憲之字七思元徽中爲建康令清儉强力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上

醉多醒判 孔顗爲江夏內史性使酒伏氣每醉輒彌月不醒不治產業居常貧罄無有豐約朱嘗關懷爲二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擁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

飲至五斗 沈文季出爲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飲酒亦至三斗常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無偶相邀 表粲嘗步屧白陽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作飲酒無偶聊相邀了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訪迹雖中宇

循寄乃滄洲蓋其志也南史十六

村父留連 袁粲常酌於白楊路忽逢村父便留連笑語人怪而問之荅曰吾侶偶遊非知音也上

行炙內妓 大明中上書僕射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王琨時爲度支尚之要琨同飲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授傳行每至令置床上面避之然後取畢文如此坐上莫不撫手嗤笑琨容色自若師伯後爲設樂邀琨琨不往南史

不肯被驅 宋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臧爲柱下史糾不醉者沈文季不肯飲酒被驅下殿南齊書

明月對飲 謝諫不妄交接有時酌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日飲者惟當明月

日宜飲酒 謝朏爲吳興興弟瀹於征虜渚送別朏指瀹口曰此中章宜飲酒瀹建武之朝專以長酣爲事與王瑱沈昭畧交飲各至數斗朏既至郡致瀹數斗酒遺曰力飲此物勿豫人事齊書

三騶對飲 謝幾卿性通脫爲尚書左丞嘗預樂遊花宴不得醉而還詣道邊酒爐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之如堵幾卿自若曾於省閣裸飲小遺下霑爲南司所彈

酒訓 高允被勅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爲酒訓孝文覽而悅之酒之爲變惑情性雖曰哲人孰自能競在宮者

怠於政也爲下者慢于命曰聰達之士荒于聽也柔順之倫興于諍也久而不悛致于病也豈止于病乃損于命諺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魏書

曲阿 劉藻爲東平別將辭孝文于落水之南孝又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才非古人度亦不留賊虜而陛下輒當驪曲阿之酒以待百官高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酒東數石賜卿上梁武帝東行記有覆船山酒罃山高驪山云昔高驪有女東海神乘船致酒禮聘之女不肯行海神撥船覆酒流入曲阿故傳曲阿有美酒曲阿在丹徒縣圖經輿地志云曲阿出名酒皆云後湖水所釀故醇烈也今按湖水上承丹徒高驪覆船山馬林漢水水白味甘寰宇記

千里酒 任昉謂劉杳曰酒有千里當是虛言杳曰杜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杳曰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其賊云三重五品商溪撩里又在不坐有人饋昉楉酒而作榐字昉問杳此字是否杳曰葛洪字苑作木旁若楉音振木名其汁可以爲酒梁書

罰酒不變 梁武帝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飲盡顏色不盡言笑自若蕭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上

回授行觴 陰鏗嘗與賓友飲宴見行觴者因廻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擒或救之獲免鏗問之乃前所行觴者 上

崑崙觴 魏賈璘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蒼頭善別水常令乘小艇於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器中色赤如絳以讓酒名崑崙觴酒之芳味世中所絕曾以三十斛上魏莊帝 酉陽雜俎

鶴觴 洛陽城西張方橋卽漢之夕陽亭也市西有退酤治觴二里里由之人多醞酒爲業河東人劉白墮木肥讓酒季夏六月時暑赫晞以甖貯酒暴於日中獨仗藏其酒不動飲之酣美而醉經月不醒京師朝貴多以顧登藩遠相餉饋踰于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蕃逢路賊盜飲之卽醉皆被擒獲因復命擒姧酒遊俠語曰不畏張弓扳刀唯畏白墮春醪 伽藍記 東坡詩獨看紅藻傾白無墮張文潛戲之東坡以惟有杜康爲應

桑落 汝南王悅兄清河王懌爲元乂所害悅了無讎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之乂大喜以悅爲侍中大尉 魏書 蒲坂西舜所都有姓劉名墮採楫河流醞成芳酎食同枯枝之年排于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 水經注 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釀酒甚佳

故名後補坐開桑落酒一云盧山有桑落洲杜詩桑落多美酒庾信從蒲州刺史乞酒詩云蒲城桑落酒渭岸菊花秋世說索郎酒桑落時美因以爲名續古今注釀桑落酒亦以九月索郎桑落反語也齊民要術

送酒給桑 胡叟字論許少聰敏披讀羣籍再閱于目皆誦于口仕魏家于蜜雲蓬室草筵惟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棲謝其高矣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肯酒美膳將其所知携榼執壺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恃燉煌汜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千叟或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于叟何其恒也潛曰我給恒祭者以孝思也論者以潛爲君子矣魏書

樂部郎祖長命妻張氏事姑王氏甚謹大安中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爲醞之爲有司所糾王氏詣曹自告曰老病須酒在家私釀王所爲也張氏曰姑老私患張主家事姑不知讓其罪在張主司疑其罪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奏高祖義而赦之上孝義傳

晉文令 王肅與孝文帝殿會帝因舉酒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嫗甕注銚屠兒割肉與秤同尚書右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二妓兒攔繩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是習字高

祖卽以金鍾賜虔伽藍記

不作僕射 李元忠雖處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携壺遊遨里閈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令復求爲太常卿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爲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受僕射時宜勿飲酒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葛巾擁被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北史

不爲酒令 湘東王時爲京尹與朝士宴集屬王規爲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傳昭在坐並謂爲知言梁書

酒上加帽 阮孚性機辨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銚銚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室見卽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特酒歸周文撫手大笑北史

竊酒乞婢 齊郡王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幹綜家事頗節簡酒乃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北史

三日病酒 齊皇甫亮性質朴純厚終無斤言矯飾屬有

勅下可各列勤墮亮三日不上省文宣王親詰其故亮曰一日兩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王以其實優容之北齊

太平酒 楊羲夀遊蓬萊山會蓬萊仙公洛廣休既下山半見許主簿相遇於夾石之間公語主簿曰吾爲汝置酒四升在山上可往飲之此太平家酒治人腸也諺曰欲得長生飲太平真誥

洪醉 梁元帝徐妃性嗜酒多洪醉帝還房必吐衣中南史

酒猶兵 陳暄嗜酒與兄子秀書曰汝以飲酒爲非吾以不飲酒爲過昔周伯仁度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不以爲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厥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譬

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酒有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何水部眼不識否耳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速營糟丘吾將老焉身没之後題吾墓曰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上

繙經酒 太宗引崔浩論事語至中夜大悅賜浩縹醪酒十斛水晶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元魏書

金叵羅 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字多枝藝而踈率無行嘗因宴夫金叵羅於珽髻上得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受酒酤賣 鄭羲爲西兗州刺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吝人有禮餉者不與杯酒臠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之 後魏

斗酒學士 王績字無功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荅曰良醞三升差可戀耳侍中陳救受聞之日給一斗時號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爲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耶棄官去追述焦革酒法爲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爲師以董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才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斗先生傳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績講禮荅曰門談糟粕棄醇醪也之松歲時贈以酒脯 本傳

釭面 唐太宗使蕭翼求蘭亭真跡于越僧辨才才一見敭客留宿設釭面酒江東釭面猶河白曰甕頭蓋初孰酒也 書法要録

蒲萄八色 大宗破高昌收馬乳蒲桃實於苑中種之并得其酒法上自損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醐既頒賜羣臣京師姑知其味 唐書

玉薤 魏左相證能治酒有名曰醞渌翠濤常以大金罌內貯盛十年飲不歇其味即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嘗有詩賜公稱醞渌勝蘭生翠濤過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蘭生即漢武百味肯酒也玉薤暢帝酒名公此酒本學釀於西胡人豈非得大宛之法司馬遷所謂富人藏萬石葡萄酒數十歲不敗者乎龍城錄

寺酒 李密入關爲邏所獲與支黨護送帝所出所有金元使者使者顧金禁漸弛益市酒飲笑讙譁守者懈密寺遂夜亡去白帖

白雞蓋 柳亨飲未醉造白雞蓋取其迅速劍載

鶴樽 唐韓王元嘉有一銅鶴樽背上注酒則一足倚滿則正不滿則危側上

曹廻波樂 李景伯景龍中爲諫議大夫中宗嘗與宰臣責戚內宴酒酣遞唱廻波樂甚喧雜失禮次自景伯歌曰廻波尒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禮飲只合三盃君臣雜混非宜嘉爲之散時人稱之唐書

麴生 葉法善居玄真觀嘗有朝士詣之解帶淹留滿座思酒忽有一美措傲睨直入稱麴生秀才年二十餘肥白可觀笑揖諸公未席伉聲譁論良久暫起法善曰此子突入詞辨如此豈非魁魅爲惑乎俟其復至密以小劒擊之遂手墜于階下化爲瓶檻一座驚懾遽視乃瓶醞醞也咸笑飲之其味甚佳白麴生風味不可忘也開元記

常持滿 汝陽王飲葉靜能靜能曰有一生能飲當令來謁翊日有通謁者曰進士常持滿見之侏儒也談胫膊之道飲以酒五斗醉倒乃是一甕耳 河東記 周穆王時有杯名常滿 十洲記

因酒損人 上始入斜谷天上早煙霧甚晦知頓使給事中偉倜於野中得新熟酒一壺跪獻於馬首者數四上不爲之舉倜懼乃注以他器引滿於前上曰卿以我爲凝耶始吾御宇之初嘗飲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爲戒迨今四十餘年未嘗甘酒味指力士及近侍者曰此皆知之非紿鄉也從臣聞之無不感悅上孜孜儆戒也如是 柳氏舊聞

夜宴晝決 李適之雅好賓友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廷無留事 唐書

金牌斷酒 安祿山受帝睠愛常與妃子同食無所不至帝恐外人以酒毒之遂賜金牌子繫於臂上每有王公召宴欲沃以巨觥祿山卽以牌示之云准勅斷酒 天寶遺事

顛飲 長安進士鄭毘劉參郭保衡王冲張道隱等十數輩不拘禮節旁若無人每春時選妖妓三五人乘小犢車指名園曲沼藉草躶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謂之顛飲上

醉聖 李白嗜酒不拘小節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而與不醉之人相對議事皆不出太白所見時人號

爲醉聖上

飲馬杯 長安自昭應縣至都門宮道左右村店之民當大路市酒量錢數多少飲之亦有施者與行人解之故路人號爲飲馬杯上

自暖盃 內庫有一酒盃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紙於盃足上有縷金字名曰自暖盃上令取酒注之温温然有氣稍次如沸湯遂收於內藏上

賜酴醾酒 李絳字深之曰令法令不及者五十餘州內戎內訌加此水旱無年陛下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畧渠便高枕而卧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造使賜酴醾酒白帖

劇飲歡甚 孟浩然字浩然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曰業已飲遑恤佗卒不赴上

遑恤酒 肅宗張皇后專權每進酒常寘鴆腦酒令人夕酔健忘酉陽

生春酒 德宗即位五月甲申劍南貢生春酒本紀

釀宜春酒 李泌字長源泌請里閭釀宜春酒以祭勾芒神祈豐年帝悅乃著令

麻姑送酒 李泌以虛誕自任嘗對客曰令家人速酒掃今夜洪崖先生來有人遺美酒會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來與君傾未畢問者曰其侍郎取榼子泌命倒還客

無怍色 國史補

荷盃 李宗閔暑月臨池以荷爲盃

銀海 裴鈞大宴有裴弘泰後至均不悅弘泰曰請在坐銀器盡滿飲之隨飲以賜可乎均許之遂剪坐上小爵至觥舡飲皆竭隨卽實器于懷有銀海受一斗以上弘泰一飲而盡踏其海卷抱之索馬徑去均使人問之方箕踞而坐稱所得銀器凡二百餘兩 乾饌子

婪尾盃 申屠澄與路傍茅舍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翁自外慳酒壺至曰此君胃寒且進一杯澄因揖遜曰始自主人翁卽巡澄當婪尾 河東記 蘇鶚云今人以酒爲匝爲婪尾又云婪貪也謂處於坐未得酒旣貪婪之故云宋景文守歲詩云迎新送故只如此且盡燈前婪尾盃白樂天詩云三盃藍尾酒一牒膠牙餳但敗婪爲藍耳或云藍頼水其深三丈時人取之以爲酒盃藍當作啉侯白酒律云酒巡匝未坐者連飲二盃爲藍尾未坐遠酒行到常遲故連飲以慰之以啉爲貪婪之意 石林無記

陶然自娛 元德秀罷魯山令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墻垣扃鑰無僕妾歲飢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自娛 唐書

老獻降階 苗晉卿字元輔潞州壺關人充河北採訪佳入計謁歸壺關太守迎犒吏所屬令行酒酒至必立飲白醪侍老有獻降階拜而以時其恭

無兒酒 斐晉公盛冬用龍腦凝結刻小魚兒每沸酒一盞投一魚在內隨即消釋名魚兒酒

龍膏酒 順宗時處士伊初玄召入宮飲龍膏酒黑如純膝飲之令人神爽此本烏戈山離國所獻杜陽編

登明酒 武宗會昌元年夫餘國貢火玉才人常用煎澄明酒其酒亦異方所貢也色如紫膏飲之令人骨香

無憂 武宗起望仙臺薦無憂酒

氷寒郢水 李德裕述夢詩云荷淨蓬池會氷寒郢水膠凡學士初上賜食皆悉是蓬池魚會夏至須氷及酒以

酒味濃和 氷而飲禁中有郢酒坊一品集

時酒以王 林蘊仕不稱意縱酒自適多忤時政刑部尚書白居易贈詩戒之曰世上如今重撿身吾儕恃酒似狂人西曹舊日多持論慎莫吐他丞相裀閩中不上傳

狂酒 武元衡之西川大宴從事楊嗣復狂酒逼元衡大觥不飲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動沐訖徐起更衣終不令散宴乾膜子

如綠玉搖 有一客僧長慶中届一寺呼淨人酤酒寺僧見之怒其粗暴奪瓶繫其瓶百碎其酒凝滯著樹如綠玉搖之不散知僧云其常持般若經須預飲此物一盃即諷詠瀏亮乃將瓶就樹盛之其酒盡落器中奄然流啜斯須器窳酣暢矣釋氏會要

鴛鴦 進士顧非熊令狐相國楚聞其辨捷乃改一字令

云水裏取一鼉岸上取一駞將者駞來馱者鼉是爲駞馱鼉非熊曰屋頭取一鴿水裏取一蛤將者鴿來合者蛤是謂鴿合蛤公大奇之紀異錄

象物令 桃崇之孫巖傑與盧肇會于江亭時蒯希逸在席肇改令曰欲日前取象一聯即發令曰遠望漁告不闊尺八姚遽飲酒一器凭欄吐噦須臾即席還肇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摭言

酒星 宋人衛元規酒後忤宋州丁僕射謝書畧曰自茲囚酒星於天獄焚醉日於秦坑人多記之上

醉時羞 崔櫓酒後失虔州陸郎中肱以謝謝之曰醉時顛蹶醒時羞麴蘖催人不自[illegible]耐一雙窮相眼不堪花卉在前頭上

臉臍 鄭光在河中日遇國忌行香便與判官及衆客寺宴飲徵令時薛保遜爲客在坐光把酒曰其改令身上取一果子多臉臍他人皆盡思不得薛乃還令曰脚杏滿坐皆大笑玉泉子

地黃酒 柳玭相國餗門人賈有奴頗橫馮球愛賈召奴責之奴泣謝未幾馮謁賈未出有二青衣齎罌出曰公恐君寒奉地黃酒三杯馮說盡舉之

忠孝飲爵 大中年丞郎宴席蔣伸在座忽斟一杯言曰席上有孝于家忠于國及名重于時皆飲此爵衆皆肅然無敢舉者獨李公景讓起引此爵蔣曰此宜其然唐氏

酹酒恭跪 孫會宗僕射卽渥相大王父也宅中集內外親表開宴有一甥姪爲朝官後至及中門見緋衣官人衣襟前皆是酒溼咄咄而出不相識頃卽席說于主人訝無此官沉思之乃是行酒時階上酹酒草草傾潑也自此每酹酒止側身恭跪一酹而已自孫氏始今人三酹非也北瓚言

蹴踏損額 王源中文宗時爲翰林承旨暇日與諸昆季蹴踘于大平里第毬子擊起誤中源中之額薄有所損俄有急召比至上訝之源中具以上聞上曰卿大雍睦命賜酒二盤每盤貯十金碗每碗各容一升許宣令并

碗賜之源中飲之無餘暑無醉容據北瓚言

露漿桂花醞 同昌公主上每賜御饌其酒則有凝露漿桂花醞

酒吃 焦遂口吃對客不出一言醉後酣酣如注射時目爲酒吃唐史拾遺

天性不飲 陸相宸出典夷陵時有士子修謂相國與之從容因命酒酌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酒相曰誠如所言已校五分矣益平生悔吝有十分不爲酒困自然減半也北夢瑣言

醉無戶稅 竟陵人劉盧白擢進士第嗜酒有詩云知道醉鄉無戶稅任他荒却下丹田上

每飲益莊 朱温初兼四鎮蜀先主遣潘岳持聘岳飲一斗每讌飲禮容益莊温飲酣謂曰押衙能飲一盤器物乎岳曰不敢乃簇在席器皿次第注酌岳並飲之岳愈温克温謂其歸館多應傾瀉因卧遣人偵之岳簪笏簪

冠子秤所得酒器令下人收之

獵酒 五代漢韋思在上黨五年惟務外歛未嘗與賓佐燕會有從事請見思怒曰必是來獵酒也命典客飲而遣之 遠世說

酒有別腸 閩主延曦與翰林學士周惟岳嘗會飲極酣因顧左右曰維岳身嫗甚小而能飲如許酒左右對曰酒有別腸非可以肌體而論之延曦欣然曰果有別腸即使拽維下下毆將取別腸而視之在右善對曰今有奉飲樂惟維岳最有殊量取其別腸是無可陪奉者延曦然之遂獲免 五國故事

冬瓜先 閩王延羲審知之子也即位后爲長夜之飲以銀葉爲酒杯以賜飲羣下銀葉即柔弱因曰之爲冬瓜片又名之曰醉如泥酒既盈不復置他所惟飲盡乃可置之自宗室臣宰而下多以拒命嘗一夕延羲常爲牛飲醉甚命宰相李準棄市而準方大醉卧於市中惟呼其婢舂鶯而已刑者不敢殺置之他所明日視朝使召準左右以夜來之命對之延羲都不能知乃急召復其位上

治聾 兵部李濤小字社翁時李公昉爲翰林學士月給內醞兵部嘗因春社寄昉詩云社公今日沒心情爲寄治聾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遍依稀巡到第三廳社酒號治聾酒 賈氏談録

垂幃痛飲 常楚錫爲翰林剛正不附貴近或曰公剛直私門何以爲樂常曰垂幃痛飲而已 南唐近事

罵坐 楊隆演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鄉待酒徐知訓爲叅軍隆演鶉衣髽髻爲蒼鶻知訓嘗使酒罵坐語侵隆演隆演愧耻第泣而知訓愈辱之 五代吳世家

醉粧 後蜀王衍後宮皆戴金連花冠酒酣免冠其髻髽然更施朱粉號醉粧國中人皆效之

奉使不識字 陶穀使越越王因舉酒令曰白玉石碧波亭上迎仙客陶對曰口耳聖明王天子要錢塘宣和間林攄奉使契丹國其中新爲碧室云如中國之明堂伴使舉令曰白玉石天子建碧室林對曰口耳王聖人坐明堂伴使曰奉使不識字子有口耳壬卽無口耳王林詞窘罵之幾辱命 雲麓漫抄

酒惡 金陵語中酒曰酒惡則知李後主詩云酒惡時拈蕋嗅用鄉人語也 侯鯖録

賜酒辭醉 寇準在中書多召兩制就第飲宴必閉關苛留之畏謹者甚懼李宗諤嘗於門扉下竊出得馬而曰後爲修宮使恩顧漸深一日召至玉宸殿賜酒宗諤堅

辭以醉目云日暮上令中使附耳語云此中不須從門屏下出（金坡遺事）

唐酒價 真宗皇帝嘗曲宴羣臣於太清樓君臣懽笑無間忽問酈沽尤佳者何處中貴人以實價對之上遽問近臣曰唐酒價幾何無能對者惟丁普公奏曰唐酒每斗三百上曰安知丁曰臣嘗讀杜甫詩曰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是知一斗三百上大喜曰甫詩可爲一時之史（玉壺清話）

字傍令 宋時有以進士爲舉者首其黨人意侮之會其人出令曰以字偏傍爲率曰金銀釵釧鋪次一人曰絲綿細絹綱至其黨人曰鬼魅魍魎魁（貢父詩話）

體物令 楊大年于丁謂席上舉令云有酒如線遇斟則見下云有餅如月因食則缺（續青瑣高議）

卦名令 東坡一日會客坐客舉令欲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未濟既濟一人云劉寬婢羹汙朝衣家人小過東坡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蓋指荊公父子也（唾玉集）

蓮花杯 有王永年娶宗女監金耀書庫嘗置酒廷竇卞楊繪於室出其妻間坐妻以左右手掬酒以飲卞繪謂之白玉蓮花盃後永年盜庫書下獄引卞繪受饋俱落職（東軒筆記）唐人有蓮子杯白公詩中稱之（竇子野酒譜）

玉柱椀 丁石韞監花黶榷塲一日數胡兒用綿裹一物至玉柱椀也表裏瑩徹無纖瑕製琢亦甚工胡兒云此未兄爲珍試注以酒頃刻即温已而果然椀底刻安美二字誥之云得於長安古壙中 清波別志

破壺盃 劉鄉任待制言宣和時王黼宴從官于私第各出一寶器勸酒侍兒捧一物至鄉任前宛若疊穀俄而瀉酒錚然有聲隨酒漲起酒滿如常盃飲盡復如故名破壺盃云南方軟琉璃也 南墅閑居錄

金液流暉 王母會帝于嵩山飲帝以護神養氣金液流暉之酒又有廷洪壽光之酒 黃帝內傳

酒德武王見三神曰予既沉潰付于酒德矣往岐必此之 晏子海錄

琬液 穆王東巡大騎之谷指春宵宮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共玉帳高會薦清澄琬琰之膏以爲酒 拾遺記

瑤琨碧酒 瑤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麦割之以釀酒則味如醇酎飲一合三旬不醒但飲甜淡水隨飲而醒帝坐神明臺設甜水之氷以備洪濯酌瑤琨碧酒炮青豹之脯果則有塗陰紫梨琳國碧李仙衆與食之 洞冥記

玄碧 安期先生與神女會于圜丘酣玄碧之香酒 列仙傳

憂忘如醉 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劉寬常令講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畧嗜酒不好盥浴

京師以爲諺嘗坐客遺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産寬須臾遺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産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後漢

歡伯 焦氏易林坎之兌曰酒爲歡伯除憂來樂竇子野酒譜曰蓋其可愛無貴賤賢不肖夷夏共甘而樂之

敗首 楊子拒妻者劉懿公女也字恭璞貞勲達禮有四男二女拒早亡教遵閨門動有法則長子元琮常出飲酒自輿而歸母不見十日因諸第謝過乃數責之曰夫飲食有節不至流湎者禮也汝乃沉荒慢而無禮自爲敗首何以師先諸第益部耆舊傳

酒泉太守 晉有羌人桃馥字世芳充既圍每醉中好言王者興亡之事常云九河之水不足以漬麴糵八藪草木不足以爲薪蒸七澤之麋不足以充庖俎嘗言渴於酒羣聿呼爲渴羌武帝授以朝歌令馥願且爲馬圉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舊都地有酒池故使老羌不復呼渴固辭遷酒泉太守地有清池其味若酒馥乘醉拜受焉拾遺記

九醞 張華既貴有少時知識來候之華與共飲九醞酒爲酣暢其夜醉眠華常飲此酒醉眠後輒勑左右轉側至覺是夕忘勑之左右依常時爲張公轉側其友人無人爲之至明友人猶不起華咄云此必死矣使視之酒果穿腸流床下滂沱世說

消腸 張華爲醇酒煑三薇以漬麴蘖蘖出西羌麴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麦四月火星出穫麥而食之蘖用水漬三夕而麦生萌芽以平旦時鷄初鳴而用之俗人呼爲鷄鳴麥以釀酒清美鬯久含令人齒動若大醉不搖蕩使人肝腸爛當時謂之消腸酒或云醇酒可爲長宵之樂 拾遺記

飲人狂藥 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石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長免之裴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 楷傳

客飲腐 脅周顗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顗遇之欣然乃出酒二石其飲各大醉及顗醒使視客已腐脅而死 晉書

禁京酤酒 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酒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酒期以麥熟如初二年飢復禁酤 食貨志

玉饋酒 西北荒中有玉饋之酒酒泉注焉廣一丈長深三尺酒美如肉澄清如鏡上有玉尊玉籩取一尊一長復生焉與天同依無乾時飲此酒人不生死 神異經

瓊粘酒 謝玄卿遇神仙設瓊粘酒 續仙傳

仙漿 枸樓國有仙樹腹中有水謂之仙漿飲者十日醉 搗類相威忠志

瑞露酒 田璆鄧韶携觴晚道遇書生曰某有瑞露之酒

釀于百花之中不知與足下孰和五酘孰愈耳與飲其味甘香無比嵩岳嫁女記

瓊蘇 南嶽夫人設王子高瓊蘇緑酒

九霞觴 許碏遍遊名山常作詩曰閬苑花前是醉鄉誤飜王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嫵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列仙傳

鄧緑酒 衡陽縣東二十里有鄧湖周二十里深八尺湛然緑色土人取以釀酒其味醇美晉武平吳始荐鄧酒於太廟郭仲堅湘中記長沙郡鄧縣有鄧湖周迴二里取湖水爲酒酒極甘美杜佑曰衡州衡陽縣漢鄧地孟康云鄧音零又云緑水出豫章郡康樂縣其間烏程縣有井官取水爲酒與湘東鄧湖年常獻之世稱鄧緑酒荆州記

輕軒而酌緑鄧吳都賦桂陽郴縣有緑水注于表吳志湘鄉溪郡置酒官醞于山下名曰程酒獻同鄧也水經

箬下酒 秦時有程林鳥金二家善釀美酒縣因以名吳與箬溪溪多生箭箬南岸曰上箬北岸曰下箬土人取下箬水釀酒酒極醇美有上箬下箬惟下箬釀酒醇美吳興志録顧野王輿地志長興若溪夾溪悉生箭箬南岸曰上箬北岸曰下箬二箬皆村名村人取下箬水釀酒醇美盛于雲陽俗稱若下酒韋昭吳録云烏程若下酒有名山謙之吳興記云上若下若村併出美酒張協七命云酒則荆南烏程則此酒也寰宇記

郫筒酒 成都府西五十里因水標名曰郫縣蜀王杜宇

所都以竹筒盛美酒號曰郫筒（成都記）郫人刳竹之大者傾春釀於筒苞以藕絲蔽以蕉葉信宿馨庭于林外然後斷之以獻俗號郫筒酒（風俗錄）相傳山濤治郫用筠管釀酴釄作酒兼旬方開香聞百步杜詩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沽李義山詩錦石有基子郫筒當酒壺（郫蜀縣也）

醽鄉清 魚復有巴鄉村村人善釀故俗稱巴鄉清村側有溪中有魚其頭似羊（豐肉少骨美於餘魚水經注）

宜城 宜城醪蒼梧清酒名也（釋名）安成宜春縣出美酒謂之宜春醇酎隨歲舉上貢刺史親付計吏（晉無字道記王烈之安成記同）梁劉杳要雅宜成酒　見周禮疏張華輕薄篇云蒼梧桐勸酬昭明將進酒云宜城溢渠椀中山浮羽巵

藤酒 藤出西城藤大如臂葉似葛花實如梧桐實花堅可以酌酒自有文章暎徹可愛實大如指味如壹蔻香美銷酒土人提酒來至藤下摘花酌酒仍以實銷醒國人寶之不傳中土張騫出大宛得之事出張騫出關志（崔豹古今注）

沈醲川 沈醲者漢鄭弘爲靈文鄉嗇夫行官京洛未至宿一埭埭名沈醲於埭逢故舊友人四顧荒刻村落絕遠酤酒無處情抱不伸乃以錢投水中依口而飲飲盡酣暢皆得大醉因更爲沈醲川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酒樹 南海有頓遜國有酒樹似安石榴採其花汁停甕中數日成酒甘美南史西南夷有樹頭酒其樹類搜高五六丈結實大如李土人以麴納罐中以索懸罐於實下取其汁熬爲白糖其葉即貝葉寫緬書用之今緬甸軍民宣慰司也雲南志

梨花春 杭州其俗釀酒趁梨花時熟號梨花春白樂天倒其實取汁流于罐以爲酒名曰樹頭酒或不用麴惟杭州春望詩曰紅袖織綾誇柿葉青旗沽酒趁梨花長慶集杭州物産食貨有梨花乾酒之上者杭州圖經

象洞 象洞在潮海三日今屬武平縣昔未開柘時羣象止於其中乃謂之象洞其地膏腴稼穡滋茂有美醞邑人重之曰象洞酒圖經

石汁 朱崖郡海中之洲也洲方千里自徐文逕度便風楊颿帆一日一夕即至以土爲釜器用瓠瓢無水人飲石汁又有椒似安石榴花着甕中經旬即成酒其味香美其醉人十道志

女酒 南方人有女數歲即大釀酒候阪水漬實壺其中密固其上候女將嫁決水取之供賓客謂之女酒味絕美居常不可致也房千里投荒泉

般若湯 北僧謂酒爲般若湯蓋瘦詞以避法禁酒錄

酒名 酒則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榮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劒南之燒春河東之乾和蒲桃嶺南之靈溪

博羅宜城之九醞潯陽之湓水京城之西市睦蝦蟇陵之郎官清河漠又有三勒漿類酒法書波斯三勒謂庵摩勒毗黎勒訶黎勒國史補

異酒 山海經檽汁甘爲酒齊民要術沈約集皮日休集皆有檽酒烏丸有東墻酒交州有椰子酒南蠻有檳榔酒貞臘有朋芽四酒辰溪有釣藤酒赤土國有甘蔗酒韃靼有馬潼酒訶陵國以椰花椰子爲酒扶南有椰漿又有蔗及土瓜根酒房千里投荒錄云南方有女數歲積水釀酒候彼水竭置壺其中密固其上候女將嫁決水取之供客謂之大酒味絕美常居不可致也古有崑崙酒事見陸魯望詩蜀后玉有桃核兩扇每扇着仁處約盛水五升良久水成酒味醉人更五貯水以供其祀見雜粗阿薩部多獵虫鹿剖其肉重疊之以石壓瀝汁以稅斯拂藤等國米及草子釀于肉汁之中經數日即變成酒飲之可醉同上天竺國謂酒爲酥同上椰子本出伽盧國其地熱衢植椰子木爲蔭剖其實中有酒能醉人孫公談圃三佛齊有椰花酒椰子酒檳榔酒皆非麴蘖所醞飲之亦醉同上扶南石榴酒辰溪釣藤酒赤土國甘蔗酒孫公談圃

拋青春 韓詩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李太白詩堂中三千朱履客甕中百斛金陵春杜子美詩山蓋竹葉春聞道雲安麴米春吳志烏程酒有名竹葉春

裴鉶傳奇亦有酒名松醪春

臺北齊高洋毀銅雀臺築三箇臺宮人拍于呼上臺因以送酒劉賓客嘉話今之催酒三臺或云鄴中有三臺石崇遊一之地樂工以促飲又云蔡邕三日之間周歷三臺樂府以邕諳音律製此曲希其厚遇資暇集

玉清碧筠杜陵韋弁游蜀春未南出鄭氏亭有仙女曰我玉清之女此玉清宮也命酒樂宴亭中曰吾有三寶將以贈君始出一杯其色碧而光瑩洞澈顧謂弁曰碧瑤盃也宣室志

鵝鴨巵莊宗年十一從晉王討王行瑜初令入覲獻捷昭宗一見駭異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撫其背曰我兒將來之國棟勿忘忠孝於吾家乃賜瀛鵝酒巵翡翠唐書

醉龍蔡邕飲酒乃至一石當醉在路上卧人名曰醉龍何在此醉卧扶而歸也語林

紅友元豐中東坡自黃移汝至荆溪寓漏湖別業一夕與單君錫步月于黃土有餉紅灰酒者曰此紅友也坡曰彼知有紅友不知有黃封真快恬也因就號爲東坡酒圖經劉跂字斯立命酒爲玉友仍爲作傳百家詩序

卷白波資暇集云黃巾餘黨起西河白波谷漢既擒白波戮之如卷席然故酒席傾之以快人情也青箱雜記曰杯名文選飛觴舉白蓋卷白上之酒波耳薛瑩後漢書曰黃申郭太等起于西河白波谷時謂之白波賊

味江 蜀有味江舊經蜀王征西番有野人以壺酒獻王王使投之江中三軍飲之皆醉因名

酒山 南昌國有酒山山有泉其味如酒飲之甚美醉經月不醒

酒井 衛青破月支月支有井色如酒因名酒井 羊頭山記

謹酒 萍氏掌幾酒謹酒神農書萍能勝酒取不沉溺也 示兒編

始終 空桑穢飯醞以稷麥以成醇醪酒之始也烏梅女麴舐醹九酘澄清百品酒之終也 酒經

狂花病葉 或有勇於牛飲者以巨觥沃之既撼狂花復凋病葉飲流謂睚者爲狂花目睡者爲病葉 醉鄉日月

酉不會客 杜康善造酒以酉日死故酉日不飲酒會客 典論

反而夫飲之禮不脫履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沉不可以湎 韓詩外傳

異名 酴酒母也醴一宿成也醪渾汁酒也酎三薰酒也醨薄酒也醑旨酒也曰醝曰醙白酒也曰釀曰醞造酒也買之曰沽當肆曰壚釀之再亦曰醙漉酒曰釃酒之清曰醥厚曰醹相飲曰配相强曰浮飲盡曰釂使酒曰醨甚亂曰醟飲而面赤曰酡病酒曰酲主人進酒于客曰酧客酌主人曰酢獨酌而醉曰醮出錢共飲曰醵賜民共飲曰酺不醉而奴曰奰 婢 集韻酒滓謂之酪母醪

汁滓酒也

竹根 巴州以竹根爲酒注子爲時珍貴也（段氏蜀記）庾信謝趙王賜酒詩如聞傳上命定是賜中尊野爐燒樹葉山盃捧竹根杜詩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酒譜云蓋以竹根爲飲盃也（江淹集）

杯賢杓聖 壺隱仙人嘗吟詩曰杯賢與杓聖與我萬戶封（樹萱錄）

軟脚樽 玄宗幸諸楊第出有賜曰餞路及還有勞曰軟脚樽郭子儀自同州歸代宗詔大臣就宅作軟脚局人出三百千（大唐遺記）玄宗幸楊國忠第出有飲餞還有軟脚樽（開天傳信記）

白擲劇飲 元行恭少頗驕恣父文遙令與盧思道交遊文遙嘗謂思道曰小鬼比日徵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荅云六卽情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北齊）

鬼我我 北齊盧思道嘗曰長安酒賤酗價三百能可鬼峩我不可令鬼峩尔也（楊松玠談藪）

酒禿 茶風無柰筆酒禿不勝簪（張祜）

酒經 陶人之爲器有酒經焉晉安人盛酒似瓦壺之製小頸環口修腸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饋人牲兼云以酒器書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達其義間五經至束帶迎於門乃知是酒五缾爲五

經焉候鯖錄

酒膽豩 豩字呼關切頑也當在山字韻劉夢得有盃前膽不豩趙勰有吞船酒膽豩之句禮部韻不收唐韻亦無漢皐詩話

抱甕 羊稚舒冬月釀酒令人抱甕速得味好語林

審宜攻景 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消其潔也醉得意宣唱宜其和也醉將離宜擊鉢壯其神也醉文人宜謹節奏章程畏其侮也醉俊人宜加觥孟加旗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此皆以審其宜攻其景以與憂戰也侯鯖錄

麴晒 凡造麴晒一月露一月釀酒清甚瑣碎錄

茶

南方嘉禾 茶者南方之嘉禾也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栟櫚蒂如丁香根如胡桃其名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茶經早采者爲茶晚取者爲名一名荈蜀人名之若茶爾雅

茶品 風俗貴茶其品器益衆建南有蒙頂石花或小方或散芽號爲第一湖州有顧渚之紫笋東川有神泉昌明硤州有碧澗明月芳蕋菓萸簝福州有方山之生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楠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灉湖之含膏常州有義興之紫笋婺州有來白睦州有鳩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壽州有藿山之黃芽蘄州有蘄門團

黃浮梁商賈不在焉國史補建州有龍團鳳夸上清明日湖州進紫笋茶荊楚歲時記

皐盧 皐盧古平作飲止渴除疫不睡利水道明目生南海諸山中南人極重之本草拾遺酉平縣出皐盧茗之別名葉大而澁南人以爲飲廣州記

日鑄 會稽有日鑄嶺其地產茶歐陽修云兩浙產茶日鑄第一方輿勝覽

茶產 建州之北苑先春龍焙東川之獸目綿州之松嶺福州之柏巖雅州之露芽南康之雲居婺州之舉岩碧貌宣成之陽坡橫紋饒池之仙芝福合祿合運合慶合蜀州之雀舌鳥觜麥夥片甲蟬翼潭州之獨行靈草彭州之仙厓石花臨江之玉津袁州之金片龍安之騎火涪州之賓化建安之青鳳髓岳州之黃翎毛建安之石巖白岳陽之令膏冷出茶譜通考茶論臆乘

湖州紫笋 袁州界橋其名甚著不若湖州之研膏紫笋烹之有陸脚垂下故公淑賦云雲垂綠脚

蒙山露芽 蜀雅州山上頂有蒙山穀芽皆云火前者言採造於禁火之前也火後者次之又有枳殼芽荀把芽枇孔芽者皆治風疾又有皂莢芽槐柳芽皆上春摘其芽和茶作之

長洲沙泉 湖州長洲縣啄木嶺金沙泉每歲造茶之所也湖長二郡接界於此厥土有境會亭每茶時二牧畢

至斯泉也處沙之中居常無水將造茶太守具儀注拜
勑祭泉須之發源其夕清溢供御者畢水即微減供堂
者畢水已半之太守造畢水即涸矣太守或還旆稽期
則示風雷之變或見鷙獸毒蛇木魅暘睒之類焉商旅
即以顧渚水造之無沾金沙者今之紫笋即顧渚者亦
甚佳矣

渠江鐵色 潭郡之聞有渠江中有茶而多毒蛇猛獸鄉
人每年採擷不過十五六斤其色如鐵而芳香異常烹
之無腳

晉原嫩芽 蜀州晉原洞口橫原味江青城其橫芽雀舌
鳥觜麥顆蓋取其嫩芽所造以牙似之也又有片甲片
甲者早春黃茶牙茶相把如片甲也蟬翼者其葉軟葉
如蟬翼也皆散茶之最上也

含膏白鶴 岳陽灕湖舊出茶謂之灕湖茶李肇所謂灕
湖之含膏也今惟白鶴僧園有千餘本一歲不過一二
十兩土人謂之白鶴茶味極甘香（岳陽風上記）

勝金 徵黙茶有勝金嫩桑仙芝來泉先春運合採英之
品又有不及號者曰片茶

雅茶 茶經云容州黃家洞有竹茶華如嫩竹土人作飲
甚耳美

杭州茶 杭州寶雲山產者名寶雲茶下天竺香林洞者
名香林茶上天竺白雲峯者名白雲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金地茶 西域僧金地藏所植今傳梗空筒者是犬抵烟霞雲霧之中氣常温潤與地上者不同味自異也九華山志

茶之別 茶之別者有枳穀芽枸杞芽枇把芽皆治風疾又有皂莢芽槐芽柳芽乃上春摘其芽和茶作之故今南人輸官茶往往雜以衆葉惟芽蘆竹箬之類不可入自餘山中草木芽葉皆可和合椿柿尤奇真茶性極冷惟雅州蒙山出者温而主疾本草

茶山茶溪 臨城縣東北一百四十里有茶山茶溪括地圖

大茗 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天台記

眞香茗 西陽武昌晉陵皆出好茗巴東別有真香茗煎飲令人不眠桐君録

花如梔子 茶花狀如梔子其色稍白上九

明月峽 明月峽在顧渚側二山相對石壁峭立大澗中流亂石飛走茶生其間尤爲絶品張文規所謂明月峽月茶始生是也又峽中有夜橋昔顔魯公於此步月因名宋長興令許遵重建改名許公橋

湖州茶 湖州茶生長城縣顧渚山中與峽州光州同生白芽縣脚嶺與襄州荆南義陽郡同生鳳亭山伏翼澗飛雲曲水二寺啄木嶺與壽州常州同生安吉武康二縣山谷與金州梁州同

界橋茶 袁州界橋茶其名甚著不若湖州之研膏紫笋烹之有緑脚垂下

茗菜 嬰相齊景公時食脫粟之飯炙三戈五卯茗菜而已 晏子春秋

蒙塵土茶 惠帝蒙塵還洛陽黃門以瓦盂盛上茶至會晉四王起事

賣茶翁休 江紘字應遷愍懷太子洗馬常上疏諫云今西園賣醯麵藍子菜茶之屬虧敗國体 宋江氏家傳

悶仰真茶 劉琨與兄子南兗州刺史演書云前得安州乾薑一斤桂一斤黃芩一斤皆所須也吾體中潰悶常仰眞茶汝可置之 茶經

茶茗 任瞻字育長少時有令名自過江失志既下飲問人云此爲柔爲茗覺人有怪色乃自分明云向問飲爲熱爲冷世說

提茗賣市 晉元帝時有老姥每旦獨提一器茗往市一甕之市人競買自旦至夕其器不減所得錢散路傍孤貧乞人人或異之州法曹掾之獄中至夜老姥執所鬻茗器從獄牖中飛出 廣陸老傳

祠塚遺錢 劉縣陳務妻少寡與二子同居好飲茶茗以宅中有古塚每飲輒先祀之二子患之曰古塚何知徒以勞意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其夜夢一人云吾止此塚三百餘年卿二子恒欲見毀賴相保護又亨吾佳茗雖潛壤朽骨豈忘翳桑之報及曉于庭中獲錢十萬以久埋者但貫新耳母告二子慙之從是禱祠愈切 異苑

大茗 餘姚人盧江入山採茗遇一道士牽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吾丹丘子也聞子善具飲常思見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給祈子他日有颸犧之餘乞相遺也因立奠祀後常令家人入山護大茗焉神異記 苦茶輕身換骨昔丹丘子黃山君服之陶洪景雜錄

見鬼覓茶 夏侯愷因疾死宗人字荀奴察見鬼神見愷來牧馬拜病其妻著平上幘單衣入坐生時西壁大床就人覓茶飲搜神記

讌飲茶果 桓溫爲楊州牧性儉每讌飲唯下七奠拌茶果而已晉書

撤吾素業 陸納爲吳興太守時衛將軍謝安常欲詣納

納兄子俶怪納無所備不敢問之乃私蓄十數人饌安既至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必具及安去納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柰何穢吾素業上

採茗人叢 晉孝武世宣城人秦精入武昌山中採茗忽見一人長一丈通體毛精見之太怖自謂必死毛人索其髆將至山入大叢茗處放之便去精因留採須臾復來乃採懷中橘與精精甚怖負茗而歸續搜神記

斛二渡 桓宣武有一督將因時行病後廬熱更能飲復茗必一斛二斗乃飽纔減升合便以爲夫不兄非復一日家貧後有客造之正遇其飲複茗亦先聞世有此病仍令更進五升乃大吐有一物出如升大有口形質縮

縐狀似牛肚客乃令置之於盆中以一斛二斗複茗澆之此物喻之都盡而止覺小脹又增五升便悉混然從口中涌出既吐此物病遂差或問之此何病荅云此病名斛二瘕續搜神記

水厄 晉司徒長史王濛好飲茶人至輒命飲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世說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物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道肅一飲一斗號爲漏巵高祖謂肅曰卿中國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肅對曰羊者是陸産之最魚者乃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甚是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彭城王勰謂肅曰卿不重齊魯大國所愛邾莒小國肅對曰卿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謂曰卿明日顧我爲卿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爲酪奴時給事中劉縞慕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縞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蒼頭水厄海上有遂臭之夫里內有學羣之婦以卿言之即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吳奴以此言戲之後肅衍子西豐侯肅正德歸降時元乂欲爲之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乂意荅曰下官生於水鄉而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元乂與舉坐之客皆笑焉柳藍記

服荼酥 燉煌人單道開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藥有松

蜜薑桂茯苓之氣時復飲茶蘇一二升而已晉書

比茗并露 新安王子鸞豫章王子尚詣曇濟道人於八公山道人設茶茗子尚味之曰此茗并露也何言茶茗宋錄

飲茗治腦 陋文帝徵時夢神人易其腦骨自尒腦痛忽遇一僧云山中有茗草煮而飲之當愈服之有効由是人競採掇讃其畧云窮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茗一車權紹文

蛇種 義興南岳寺有真珠泉稠錫禪師嘗飲之清并可口日得此泉烹桐廬茶不亦稱乎未幾有白蛇啣茶子墜寺前由此滋蔓茶味倍佳號曰蛇種土人重之每歲爭先餉遺官司需索無絕寺僧若之舊誌

敲冰煮茗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日與僧道異人往還每至冬時取溪水敲其精瑩者煮建茗共賓客飲之道事

稅茶 貞元九年春初稅茶先是諸道鹽鉄使張滂入曰伏以去秋水災詔令減稅令之國用須有供備伏請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畧委所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價錢充所放兩稅其明年以後所得稅外收貯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之詔曰可仍委張滂具處置條奏自是每年得錢四十萬貫茶之有稅自此始也然稅茶無虛歲遭水旱處未嘗以茶稅錢拯贍唐史

春後貢新 太和七年正月吳蜀貢新茶皆於各中作法爲之上務茶儉不欲逆其物性詔所貢新茶宜於立春後作上

榷茶使 太和九年十月王涯獻茶以涯爲榷茶使茶之有稅自涯始

榷茶不便 大和九年十二月諸道鹽鉄轉運榷茶使令狐楚奏榷茶不便於民請停從之

歸茶園 元和十四年歸光州茶園於百姓從刺史房免讓之請

仙掌茶 余聞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來而飲之年八十餘歲顏色如桃花而此茗清香滑熟異於他者所以能還童振枯扶人壽也余遊金陵見宗僧中孚示余茶數十片拳然重疊其狀如手號爲仙人掌茶蓋新出乎玉泉之山曠古未覿因持之見遺兼贈詩要余荅之遂有此作後之高僧大隱知仙人掌茶發乎中孚禪子及青蓮居士李白也 李詩

瑠璃眼 皇孫奉節王好詩初煎茶加酥椒之類求詩泌戲云旋沫番成碧玉池添酥散出瑠璃眼奉節王卽德宗 鄴侯家傳

始鬻茶法 景陵僧有於水濱得嬰兒者育爲第子稍長自筮遇蹇之漸繇曰鴻漸於陸羽可用爲儀乃姓陸氏字鴻漸名羽羽有文學多意思恥一物不盡其妙茶術最著始造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爲其像置於錫器之間祀爲茶神云宜茶足利鞏縣爲瓷偶人號陸鴻漸

買十茶器得人鴻漸市人沽茗不利取灌注之一復洲老僧是陸僧弟子常諷其歌云不羨黃金壘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魯向竟陵城下來又有追感陸僧詩至多因話錄

飲必羽煎 有積師者嗜茶久非漸兒借待不鄉口羽出游江湖四五載積師絕於茶味代宗召入內供奉命宮人善茶者以餉師一絕而罷上謂其詐私訪羽召入翠日賜師齋俾羽煎茗喜動顏色一舉而盡使問之師曰此茶有若漸兒所爲也於是欲師知茶出羽見之紀異錄覽

煎茶博士 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淮或言常伯熊陸鴻漸李公請之伯熊着黃衫烏紗帽手執茶器口誦茶名區別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公爲歡兩扶至江外又召陸鴻漸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既坐敷衽如伯熊故事公心鄙之茶畢命奴子取錢三十分酧煎茶博士鴻漸久遊江介通狎勝流至此羞愧復着毀茶論語林

判茶品第 陸龜蒙字魯望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張又新爲水說七種其一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雖百里爲致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

召不至 唐書

榷茶詔 何易于爲益昌令塩鐵官榷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人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邪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于民乎亦不使罪爾曹卽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刻也 上

受茶一串 陸贄字敬輿張鎰鉤錢百萬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

變茶法 玉涯始變茶法益其稅以濟用度下益困而鄭注亦議榷茶天子命涯爲使心知不可不敢爭李訓敗乃及禍初民怨茶禁苛急涯就誅皆群詬罵抵以瓦礫

稅茶皆緣遷倉部員外郎是時兵旱無年詔戶部收關官俸稅茶及無名錢以修荒政紹由員外判務

貢停刺史 唐制湖州造茶貢多謂之顧渚貢焙歲造一萬八千四百八斤焙在長城縣西北大曆五年已後始有進奉至建中二年袁高爲郡進二千六百串并詩刻石在貢焙故鴻漸與楊祭酒書云顧渚山中紫筍茶兩片此物但恨帝未得嘗實所嘆息一片上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歡後開成三年以貢不如法停刺史裴充 南部

雪水湯 陸羽品第水以雪水第甘云煎茶滯而 太冷 也 海錄

茶癖酒狂 鄧利云陸羽茶既爲癖酒亦稱狂 上

霍織茶末 韓晉公滉聞奉天之難以夾練囊織茶末遺

使健步以進國史補

消食茶 有人授舒州牧李德裕謂之曰彼到郡日天柱峯茶有惠三數角其人獻數十斤李不受明年罷郡用意精求獲數角投之李閱而受之曰此茶可以消酒食毒乃命烹一甌沃于肉食肉以銀合閉之詰旦視其肉已化爲水矣衆服其廣識中朝故事玉泉子

茶利茶災 右補闕毋煚博學有著述才性不飲茶致代茶餘序其畧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瘡氣侵精終身之畧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爲茶災豈爲福近易知福遠難見煚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太唐新語

治大熟 李約性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火之焰者也客至不恨甌數竟日勢汲茶不倦曾奉使行至陝州硤石懸東愛渠清水泠勺有

官自治園 令狐楚爲鹽鐵轉運使先是鄭注建摧茶使王涯又議官自治園植茶人不便楚請廢使如舊法從之

課增茶賦 李珏字待價鹽鐵使王播增茶稅十之五以佐用度珏上疏謂摧率本濟軍興而稅茶自貞元以來有之天下無事忽厚斂以傷國體一不可茗爲人飲方鹽粟同資若重稅之售必高其弊先及貧下二不可山澤之產無定數程斤論稅以售多爲利若價騰則市者

稀其稅幾何三不可陛下初卽位詔懲聚斂今反增茶賦必失人心帝不納

異名能詩 胡生者失其名以釘鉸爲業居雲溪而近白蘋洲去厥居士餘步有古墳胡生若每茶必奠呼之嘗夢一人謂之曰吾姓柳平生善爲詩而嗜茗及死瘞室乃子今居之側常銜子之惠無以爲報欲教子爲詩胡生辭以不能柳强之曰但率子言之當有致矣旣寤試構思果冥助者厥後遂工焉 又說 列子經有於鄭今墓在郊藪謂賢者之跡而或禁其樵焉里有胡生性落魄家貧少爲洗鏡鏤釘之業倏遇甘果名茶羨醞轍祭於列禦寇之祠壟以求聰惠而思學道歷稔忽夢一人刀劃其腹開以一卷之書置于心腑及睡覺而吟咏詩意皆其美之詞所得不由於師友也旣成卷軸尙不棄於猥賤之業真隱者之風遠近號爲胡釘鉸 南部新書 時人謂之胡釘鉸詩柳當是柳惲也 茶譜

日飲百椀 大中三年東都進一僧年一百二十歲宣皇問服何藥而致此僧對曰臣少也賤素不知藥性好本茶至處唯茶是求或出日過百餘椀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椀因賜茶五十斤今居保壽寺 南部新書

海自潑茶 杜陶公悰位極人臣富貴無比嘗與同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瞿靑爲駭浪所驚左右呼喚

不至渴甚潑湯茶喫也上

緑華紫英 同昌公主上每賜饌其茶則有緑華紫英之號杜陽編

滌煩 党魯使西蕃烹茶帳中蕃使問何爲者魯曰滌煩消渴所謂茶也蕃使曰我亦有之命取出以指曰此壽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國史補

擷山爲茶 藩鎮劉仁綦禁南方茶自擷山爲茶號山曰大恩以邀利

出茗輸帛 楊行密字化源議出鹽茗俾民輸帛幕府高最日瘠破之餘不可以加歛且帑貲何患不足若悉我所有易四鄰所無不積財有餘矣行密納

人床主人 劉建鋒死馬殷代高都又教殷民得劉死之故因遍募高力置邸閣居茗號八床主人

置邸賣茶 楚馬殷始脩貢京師然歲貢不過所産茶名而已乃至京師至襄唐鄧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

掇茶置桑 張詠令重陽民以茶爲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摧之命掇茶而置桑民以爲苦其後摧茶他縣皆天業而崇陽之桑已成其爲絹歲百萬匹其爲政知所先後如此也言行錄

雪水團茶 陶穀買得党太故妓取雪水烹團茶問妓曰党家應不識此妓曰彼麁人安得有此但能銷金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下淺斟低唱飲羊羔兒酒耳陶愧其言類苑

鬬茶　蘇才翁嘗與蔡君謨鬬茶蔡茶水用惠山泉蘇茶小劣改用竹瀝水煎遂能取勝天台竹瀝水彼人欲竹稍屈而取之盈瓮若以他水雜之則亟敗江隣幾雜志

名戰　建人謂鬬茶爲茗戰茶錄

草木仙骨　丁謂云石乳出壑額斷崖缺石之間蓋草木之仙骨

草大亟　宋崇寧後復摧茶法制日嚴私販者固已抵罪而商賈官卷清納有限道路有程纖悉不如今則被擊斷罪或沒貨出告昏愚者往往不免其儕乃目茶籠爲大亟言傷人如虎也拊錄

品建茶　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蓋前此茶事未興之芽其笋委翳消膺而人不知耳夫體勢洒落神觀冲淡惟茲茗飲爲冠天下借使陸羽復起閟其金餅味其愛腴當爽然自失黃儒品茶要錄宣和中復有白茶勝雪熊蕃目使黃君閱今日則前乎此者未足詫也

建安茶品　陸羽茶經裴汶茶述不第建品說者俱謂二子未嘗至閩而不知物之發也固自有時蓋昔者山川尚閟靈芽未露至于唐末然後北苑出爲之最時僞蜀毛文錫作茶品亦第言建有紫笋而臙面乃產于福五代之季建屬南唐歲率諸縣民採茶北苑初造研膏繼造臘面既又製其佳者號曰京挺宋太平興國二年始

置龍鳳模遣使即北苑團龍鳳茶以別庶飲又一種茶叢生石崖枝葉尤茂至道祑有詔造之別號石乳又一鍾號的乳文一種號白乳此四種出而臘面斯下矣真宗咸平中丁謂爲福建漕監御茶進龍鳳團始載之茶錄仁宗慶曆中蔡襄爲漕始改造小龍團茶以進甚見珍惜吉令歲貢而龍鳳遂爲次矣歐陽脩聞襄進小龍團驚曰君謨士人也何至此作事神宗元豐問有吉造密雲龍其品又加于小團之上哲宗紹聖中又改爲瑞雲翔龍至徽宗大觀初親製茶論二十篇以白茶者自爲一種與他茶不同其脩敷闡其葉瑩薄崖林之間偶然上出非人力可致正焙之有者不過四五家不過四

五株所造止于二一銙而已淺焙亦有之但品格下及於是白茶遂爲第一既又製三色細芽及試新銙貢新銙自三色細芽出而瑞雲翔龍又下矣夫至芽茶絕矣宣和庚子歲漕臣鄭可問始創爲根綵水芽蓋將已揀熟芽再令剔去祇取其心一纔用珍器貯清泉漬之光瑩如銀綵然一制方寸新銙有小龍蜿蜒其上號龍團勝雪又廢白的石三鼎乳造化銙二十餘色初貢茶皆入龍腦至是慮奪其味始不用焉蓋茶之妙至勝雪極矣故合爲首冠然猶在白茶之下者以白茶上所好也其茶歲分十餘綱維白茶與勝雪自驚蟄後興役浹日乃成飛騎疾馳不出仲春已至京師號爲網頭玉芽以

下先後而發建至京夏過半矣然龍焙初興貢數殊少累增至千元符以斤計者一萬八千今則四萬七千一百斤有奇（貢茶錄茶論并郡志）歐陽公詩云建安三千五百里京師三月嘗新茶蓋御茶園自九窠十二隴至小山凡四十六所惟龍游窠小若張坑西際又爲禁圍之先也（屓暄雜錄）

宋製茶茗 上林第一乙夜清供承平雅玩宜年寶玉萬卷銀葉延年石乳瓊林毓瑞浴雪呈祥清白可鑒風韻甚高暘谷先春價倍南金雲英雪葉金錢玉華玉葉長春蜀葵寸金（並宣和者）政和日太平嘉瑞紹聖日南山應瑞（北苑貢茶錄）

異美之名 謝氏論茶曰比丹丘之仙茶勝烏程之御露不止味同露液白況霜華豈可爲酪蒼頭便應代酒從事杜牧詩山寔東南秀茶稱瑞茶魁皮日休詩十盆前皋盧曹鄴詩劍外九華英施肩吾施蔥爲滌煩子酒爲忘憂君南越志茗苦澁謂之果羅北苑曰葉布絕品也豫章曰白露曰白芽南劍曰石花曰錢芽東川曰獸目湖常俱曰紫笋壽州曰黃芽福閩曰生芽曰露芽岳陽曰含膏外此尤夥若蟾皆鰕目龍苦蟹眼瑟瑟瀝霏霏靄鼓浪湧泉琉璃眼碧玉池又皆茶事中天然偶字也（說郛臆來）

九難 茶有九難一曰陰採夜焙非造也二曰嚼味嗅香

非別也三日膩鼎腥鼾非器也四日膏薪庖炭非火也五日非湍擁潦非水也六日外熟內生非炙也七日碧粉縹塵非末也八日操艱攪遽非煮也九日憂興冬廢非飲也茶經

茶病 芽澤肥乳則甘香而粥面著盞而不散土瘠而芽短則雲腳渙亂去盞而易散葉梗半則受水鮮白葉梗短則色黃而泛鳥蒂白合茶之大病不去鳥蒂則色黑而惡不去合則味苦澁蒸芽必熟去膏必盡蒸芽未熟則草木氣存去膏未盡則色濁而味重受煙則香奪壓黃則味失此皆茶之病也試茶錄

治熟 故老云五十年前多患熟黃近代悉而無病腰腳者多乃飲茶所致也風俗通

片茶二類 凡茶有二類曰片曰散片茶蒸造實捲模也串之惟建劒則既蒸而研編竹爲格置焙室中最五府潔他處不能造其名有龍鳳石乳的乳白乳頭金蠟國頭骨次骨末骨龍骨山梃十二等以克歲貢及邦國以用泊本路食茶餘州片茶有進寶雙勝寶山兩府出興國軍仙芝嫩蕊福合祿合運合慶合指合出饒池州泥片出虔州綠英金片出袁州玉津出臨州軍靈川福州先春早春華英來泉勝金出歙州獨行靈草綠芽片金金茗出潭州大柘枕出江陵大小巴陵開勝開捲小捲生黃翎毛出岳州雙上綠芽大小方出岳辰澧州東首

淺山薄側出光州總二十六名其兩浙及宣江鼎州止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爲號散茶有太湖龍溪次號末號出淮南岳麓草子楊樹雨前雨後出荆湖清口出歸州茗子出江南總十一名（文獻通考）

京挺十餘品 江左近日有蠟面之號李氏別命取其乳作片或號曰京挺的乳及骨子二十餘品乳名蠟面龍鳳茶等又不研膏茶即龍品也（談苑）

顧渚陽羨 浙西湖州爲上常州次之湖州出長城顧渚山中常州出義興君山懸脚嶺北岸下唐重修茶舍記貢茶御史大夫李栖筠典郡日陸羽以爲冠於他境栖筠始進故事湖州紫筍以清明日到先薦宗廟後分賜近吳地李生顧渚在湖常間當茶時兩郡太守畢至約盛集見蔡寬夫詩話玉川子謝孟諫議寄新茶有手閱月團三百片又云天子須嘗陽羨茶則孟所寄乃陽羨茶也（雲麓漫抄）

緾金 茶之品莫貴於龍鳳團凡八餅重一斤慶曆間蔡君謨爲福建運使始造小片龍茶其品絶精謂之小龍團凡二十餅餘重一斤其價值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之宮人往往緾金其上其貴重如此（歸田錄）

沫餑 凡酌茶置諸盌令沫餑均沫餑湯之華也華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餑細輕者曰花（茶經）

南中 傳巽七誨云蒲萄宛李齊柿燕粟峘陽黃梨巫山未橘南中茶子西極石密

霜華 弘君峯飲檄寒温既畢便下霜華之茗三爵而終應下諸蔗木瓜元李楊梅五味橄欖懸豹葵羹各一杯 茶紅七事

茶之分 茶千類萬狀畧而言之有如胡人鞾者蹙縮然幇牛臆者廉譫然浮雲出山者輪菌然輕颺拂水者涵澹然此茶之精好者也有竹籜者枝幹堅實艱于蒸搗故其形籠篚焉如霜苛者莖葉凋沮易其狀貌故其形萎瘁然此茶之瘠老者也自采至于封七經自胡鞾至于籠篚八等 茶經

蒙山中頂 蜀之雅州名蒙山中頂山有頂頂有茶園蒙中頂曰上清峯昔有僧病冷且久嘗遇老父詢其病僧具告之父曰何不飲茶僧曰本以茶冷豈有能止乎父曰是非常茶仙家有雷鳴茶亦有聞乎僧曰未也父之蒙之中頂茶常以春分之元後多構人力俟雷之發聲併手採摘以多爲貴至三日乃止若獲一兩以本處水煎服能祛宿疾二兩當眼前無疾三兩固以換骨四兩即爲地仙但精絜治之無不效者僧因之中頂築室以俟及期獲一兩餘眼未竟而病瘥既不能久及博求但精健至八十餘氣力不衰時到城市觀其貌若年三十餘眉髮紺綠後入青城山不知所終今四頂茶園不廢

唯巾頂草木繁茂重雲積露蔽虧日月鷙獸時出人跡希到矣 茶譜

龍焙 龍焙泉卽御泉也北苑造貢茶社前芽細如針用御水研造每片計工直錢四萬分試其色如乳乃最精也

種茶 凡種茶樹必下子移植則不復生故俗聘婦必以茶爲禮義固有所取也

雲澗乳面 凡茶少湯多則雲腳散湯少茶多則乳面聚

龍團 高齊詩話大小龍團始於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歐公聞而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 苕溪詩話

天中記四十四卷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